

读城

何处是“天通庵”

王启元

即便再普通的上海市民，似乎也应当听说过有一条经过虹口原闸北两区叫做“天通庵路”的马路。如果再资深一些的老上海，想必能报出曾经淞沪铁路上一个车站“天通庵站”。若是对近代史、抗战史感兴趣的人士，一定能指出，“天通庵站”的附近，就是“一·二八”、“八一三”两次淞沪抗战的主战场；天通庵站便毁于那场战火之中。甚至，更为留心地方史志的本地人会精确地指出，今天虹口区的天通庵路近宝山路口南侧，仍保有当年的一段铁轨，隐隐露出一丝当年喧嚣的痕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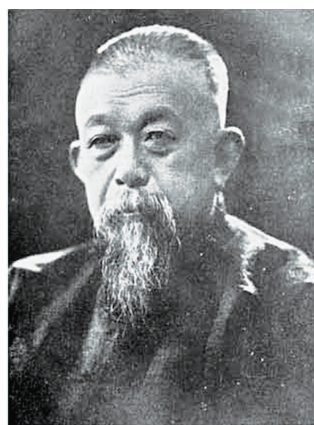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即便连骨灰级的地方史志学者恐怕也无法轻易地解答，“天通庵”究竟是个什么地方——那究竟是一座庵堂，还是一个地名？如果是庵堂，我们还能找到它的痕迹么？



今天通庵站遗址



天通庵站旧影



县志载袁希涛像

一座只剩名字的寺院

仅凭这个名字，想来“天通庵”应该是一座佛教庵堂，完全不错——不过，这座小庵似乎真的没有在地方史志中留下太多痕迹。即便有上海地方志办公室所编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》(11卷36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)通检存世上海地区方志文本，也只能找到一些碎片鳞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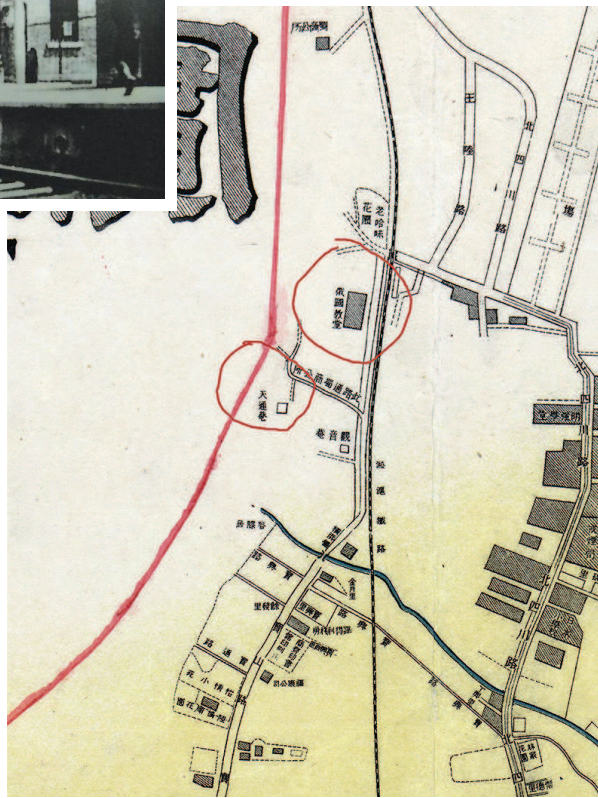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淞沪铁路以西的市区地带，在近代之前一直不归上海县或松江府管辖，而是长期属于苏州府嘉定县及之后所析的宝山县(隶太仓州)治下的一个著名的市镇：江湾镇。尽管“天通庵”附近已距离江湾镇治所多达十里地，属镇外的农村，但因此地接近开埠后的上海滩，近代以来的乡镇发展反而还胜过本埠县镇，所以在上海建“特别市”前后，这片区域就被正式划归上海管辖。

在今天存世的嘉定县志系列中，我们找不到有“天通庵”这个名字存在，应该可以推测至少在雍正二年(1724)宝山从嘉定析出之前，“天通庵”可能尚未创建；或者即便存在，其影响也是微乎其微。“天通庵”最早的记载，出现在光绪七年(1881)定稿的《光绪宝山县志》“寺观”条中江湾镇“崑福寺”条末，不过那也仅出现了名字，其他一无所书。(志文：又有迎真

道院、西林庵、天通庵。)到了民国十年(1921)刊行的《民国宝山县续志》卷五“寺观”条中，提到了“天通庵”的位置，并且知道此地已经办起了小学，赶上“庙产兴学”的潮流了。(原文：天通庵，在南乡结一隅，附见前志【即光绪志】“崑福寺”条下。今内设芦滨小学。)好歹有了一些线索。

这所庙产所改的小学，全名“芦滨国民学校”，由一位叫严涛的江湾本地人所建，开办的时间在民国元年(1912)八月。办学初期，这里有学生七十五人，一年经费1085元(民国续志)。上海特别市后重编的《民国宝山县再续志》(1930)中，记载这所初小在民国十三年(1924)曾易称“江湾乡立第二初级小学校”，两年后筹建上海特别市，这里划归闸北市，易为“芦滨初级小学校”。十几年后的生源增长不多(93人)，经费似乎还减了(每年经费1048元)。再往后的志书里，这所学校并“天通庵”的记载就少了；最终校址并庙址可能就在那场淞沪战役的大劫难中不复存在了。今天尝试通过“芦滨初级小学校”寻找天通庵的可能基本也没有了。

说到类似天通庵般庙产兴学的状况，可算是近代江南重要的社会风气。一来江南地方注重教育的传统根深蒂固，



1913年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地图

且毫不妨碍对新式教育的接受；二来江南古来“尚鬼”，自然是庙多。晚清以来，宝山县境内自吴淞至江湾一带的国民教育，大有开时代先锋之气息，今天从旧县志中可以看到，近代宝山县境内几乎把大多数的寺观庵堂都改为基础学校。旧时便作为学校建筑的孔庙、学宫自不当说，城乡里的观音堂、狮吼庵、忠义祠等场所也纷纷被征设新式初级学堂。其中，这里有一所集庙产之大成的学堂：宝山县立师范及其附属小学，它们校址竟遍历宝山文昌祠、陈忠愍公(化成)祠、财神庙、火神庙等各处祠庙，可谓集齐了天地的精华。这所历遍战火与时代沧桑的学堂，就是今天的宝山中学；它的创办人，是宝山本

地赫赫有名的教育家、两任民国教育部次长，同时也是复旦公学创始人、同济学校复校人之一的袁希涛。

天通庵所改的学校名称中的“芦滨”，显然指的是位于一条简称叫“芦”的河边；江湾境内就有一条，名为“芦泾浦”。这条水由南往北，自黄浦江经虹口港，再于当时的虬江附近，分出沙泾、芦泾二浦。芦泾在西，于虬江(今虬江路、邢家桥路附近)为起点，折西经今横滨桥，再贯穿淞沪铁路，由江湾西镇出走马塘。县志记载此水穿淞沪铁路后，曾“折北”而过天通庵，如此则庙、学确实就在芦泾浦水边。

不过近代修志人又给我们开了个玩笑，民国以后“芦泾

浦”的名字与近邻的一条河名搞混了，错误还被保存到了今天；如果照着旧志寻找今天的“芦泾浦”与河滨的“天通庵”，很可能会变成了悬案——因为“芦泾浦”被无缘无故改了名字；而夺了“芦泾浦”名分的，正是东侧相距四五里的那条同源同终的河流：“俞泾浦”。“俞泾浦”得名于河边的俞泾王庙，庙址就在江湾镇东南，庙中祀汉霍光。霍光神祇在上海周边非常受欢迎，宋代以来金山海边就建有忠烈昭应庙立其神主，最早可能要追溯到三国时候吴主孙皓梦见霍光降神、力保海塘无虞的传说；上海县两位城隍中有一位就是他。此处俞泾王庙里的霍光，可能也与周遭近海，民众有求于霍光神有关。晚至上海特别市时代所修《民国宝山县再续志》中依然清晰地表明，“俞泾浦”南自屈家桥南铁路桥起(此桥殊不易考，位置当在今上外虹口校区西)，北至走马塘上的奎照桥下走马塘止。此河旧名江湾浦，就是江湾镇得名出处，还有个更为通行的名字“沙泾”沿用至今。但嘉业堂主刘承干所藏光绪《重修宝山县志稿》一种不分卷(今藏浙江省图书馆)，里面已经混同芦泾、俞泾而浦。县志稿中已经将天通庵置于俞泾浦侧，尽管其对芦泾的记载，仍大多依据光绪旧志。这本县志稿向无流通，但今天河道命名中依然犯了一模一样错误：芦泾故道今天变叫做“俞泾浦”。更为吊诡的是，今“俞泾浦”西平型关路再西侧，还有一条叫作“俞泾港路”的马路，似乎指示那里与俞泾浦之间的联系，但那里距明清老俞泾浦切线位置，已相去两三公里路了。

作为村名的“天通庵”

虽然作为佛教庵堂的天通庵，在传世文献中默默无闻，但庵堂的周围，仿佛受了天地精气，紧随着近代上海崛起的步伐迅速发展。近代以来的“天通庵”已不仅仅是一个庵堂的所在，它还代表了周边的一大片“村集”之地，这便是江南常见的“因寺成镇”。旧志中记载，芦泾浦上有座道光年间重修的“永